

迎接国庆十周年文艺献礼丛书

电影剧本选集

1959

乌鲁木齐市文艺活动领导小组编委会编



I235.1

(W)3

0081465

前 言

在整风反右取得偉大胜利的一九五八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广大人民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在建设社会主义宏伟壮丽的事业中，创造出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作为文学艺术事业一部份的电影剧本创作，在党的大搞群众文艺创作运动的号召下，广大群众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发挥了敢想、敢说、敢作的革命创造精神，打破了电影创作的神秘观点，普遍开展了电影剧本的创作活动，而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績。

这次收集编选的五部电影文学剧本，如天山火牛，塞外凯歌等都反映了工人在跃进中开展技术革新而且取得卓越成就的重大题材，白衣侦察兵，是通过党的医疗工作人员，彻底根治查布查尔病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医学政策的胜利。

红色浪花和小明遊月宫也以简练的笔调反映了知识份子党的帮助下的成长和中苏友好关系，儘管这些作品还不十分成熟，当我们接触这些作品的时候，却使人精神振奋，干劲焕发，加强了人们社会主义的乐观信念。这就是我们出版这个集子的作用和意图，这个集子所选的几部作品，完全是以原始面貌出现的，通过它可以达到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展文艺探矿广泛进行电影文学创作活动，但是，由于时间仓卒，人力单薄，和自身水平有限，不可避免地在编选工作上存在很多缺点，希读者和作者提出意见，以便改进今后的编选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81465

637209

目 录

1、白衣侦察兵.....	(1)
	市防疫站集体创作
	执笔者：黄愿峯
2、塞外凯歌.....	(38)
	崔居彦 刘舜华 王留贵作
3、天山火牛(暂名).....	(73)
	十月厂职工集体创作
	执笔者：阮体川 楼校祥 李荫泰
4、红色浪花.....	(101)
	李 云 刘漫创作
5、小明遊月宮(动画).....	(145)
	金炳喆 洪星虎创作

白衣偵察兵

(暫名)

市防疫站集体創作

执笔者: 黃愿峯

防疫队队长……兆之良

內科醫師……刘 明

防疫护士……陈丽娟

病毒技师……陆文光

檢驗士……李一芳

防疫員……林光一

崔 妻……伍 玉

村 长……苏长波

漁夫孙女……小 玲

小学校长……赵淑英

老 农 民……田果山

田 女 儿……田翠英

王大娘女儿……廖 莉

流行病学教授……吳得家

流行病学醫師……王志強

昆虫学技师……郑 昆

病理解剖技师……郭有理

防 疫 員……張文旦

开 业 医 生……崔玉山

老 漁 夫……顏 山

青 年 农 民……馮大义

民 族 医 生……苏向斯

田 妻……牟大娘

小 玲 姑 母……王大娘

羣众多人

戈壁千里。

一条笔直公路，伸向远方。

汽車飞奔，卷尘瀾漫。

在瀾漫的飞尘中，銀幕上出現了以下的字样：

“在祖国遙远的边疆，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几十年来，那里的人們

受着一种疾病的折磨，什么疾病，沒有人过問。国民党当权的老爷們，不会怜悯人們的灾难！他們过着飢寒交迫忧鬱恐怖的日子，走向民族消亡的道路……。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人們获得新生。一九五〇年中央派来了一个防疫队……。”

二

原始森林。馬車飞奔在山谷的彎曲而崎嶇的道路上……
伴随着車輪的响声，馬車上飄蕩出豪迈的歌声。

三

馬車上的青年們儘情歌唱，相距約10公尺就跟着另一輛馬車。
人們兴奋地向远处眺望，欣赏着大森林的奇景。

四

“如果能够发现病人，那就能給我們提供可靠的線索”刘明大夫面对着坐在側面的一个年青人这样說。

而这个年青人并没有意識到話是对他說的，两只眼睛仍在凝視，深思着問題。

“病魔一听到我們这些捉病魔的天兵天將哪！早就站到十八层地獄下去囉！”郑昆快嘴插了一句哄得大家放声大笑……

“是呀！根据現有疫情材料看，这个疾病远在1930年左右就在布察拉村一带发生过，但是无資料可查，而目前的資料又不完整，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兆队长的語气是重而有力的。

“兆队长，我們一定要把，布察拉病，調查清楚”王志强以坚定的信心回答之。兆之良微笑着并用手拍着志强的肩膀說：

“不但我們要調查清楚，而且要彻底地消灭它，不过不是你們治头痛开A、P、C、那么容易囉！”又来一陣笑声……

志强視綫漸轉向远方……

后一輛馬車上的人們，并无洋溢欢乐气氛，几个人在无神地打桥牌。

坐在一个外带有紅十字的大木箱上的老年人，身上穿着青兰色呢制服，眼眶上吊着一付黑边玳瑁眼鏡，不时用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頂着他

的黑边眼镜，仍然在凝神地翻阅一本外文杂志……。

五

黄昏。

終年不溶化的雪峯，夕阳斜照輝映出奇美晚霞，随着車輪向前飞驰，一幅春色美景逐漸在人們眼前展开，眺远处是一片綠洲籠罩着迷霧似的炊烟……。

“平原！”陈丽娟突然兴奋地叫了一声，人們不約而同伸长脖子向前方張望。出乎意外的美景吸引着小伙子 and 姑娘們。

“在这連綿的山巒中，那来这一块綠洲呀！”李一芳富有詩情地欣賞它。

李明仍安稳坐在他原来的位子，只用眼瞥了一下人們的动作，周圍的動靜也許对于他是无关紧要的，他自言自語地道：

“这种景色意味着发病季节快要过去了”他的話似乎沒有被人听见。

“多美的地方，真是关外江南……可是殘酷的疾在折磨着他們”王志強以内心感情所賦說着。

“是呀！人們遭受几十年来的痛苦，正等待着我們去解除。”兆之良說着。

王志強听这句话后，皺一下眉感到沉重，但又想到有領導的支持一定会把它闡清楚的，臉上浮現舒暢心境，正要對兆队长說話。

“瞧，河流，还有一間孤伶仃的农舍”小陈高兴地叫起来打断了他的思索。

她的叫嚷並沒有引起大部分人的兴趣，只有李一芳一边在捉弄她的辮子并对她說：

“如果在假日我們一定来划船好嗎？”

“噢，不过那时候陪你划船不是我，而是你的……”

李一芳挑釁性这样說着，而且立即視綫投射斜側坐的刘大夫，小陈偷偷地跟着她的視綫瞟了刘大夫一眼，立即用力猛扭自己的辮子，李一芳看見她的动作激奋地放声大笑起来……。

六

漁夫身上背着一只小魚簍，肩上挂着魚網，從河邊步向岸邊的小屋……從屋內跑出來一個十歲上下小姑娘，向老漁夫身上猛撲過去。

“爺爺，你回來啦！”說着把一只手伸入老漁夫的魚簍里，提出一條鯉魚高興地蹦跳起來，但仍然膩着老漁夫腿邊向前移動着步伐。

老漁夫臉上挂着丰收的喜悅，用手愛撫着小玲的頭……

“嗶卡啦，嗶卡啦……”馬奔跑的蹄聲漸漸由遠而近地出現。片刻車上跳下一個人迎面走過來……

老漁夫仍然一聲不吭，兆隊長看見他的影子就喊了“老大爺！”而老漁夫並沒有反應，仍然注視着迎面過來的壯年人，小玲一手捉着鯉魚一手牽着老漁夫的衣襟用斜眼睨着陌生人并把鯉魚又放入簍里。

“老大爺，請問去布察拉村從那兒走？”兆之良以和藹的口吻這樣問道。

“同志，你們是……”老漁夫說着。

“是的，老大爺，我們是要趕到布察拉村去的。”兆隊長着急搶說之，

“要橫渡過這怨河才能到布察拉村，可是，渡船已經收班了。”……夜幕降臨，繁星燦爛。畫面轉入對兆隊長的特寫。

他很快地把臉朝向河面望去，並在沉思……河水翻滾，岸邊傳來浪花的沙沙聲。馬車上的人們先後下了車，帶着驚奇心情涌向他們二個站立的地方……

兆之良猛轉180度焦急地對着漁夫說：

“還有其他道路可走嗎？”

“有呀！”漁夫想了想回答。

“從那方向走？”兆隊長又搶着說，

“從東南方向繞過去那里以前有一座小橋，可是去年9月間來了洪水，就給沖跑了。”老大爺說着。

“我們今晚一定得到地方呀！”李一芳着急說。

“老大爺請給我們想想辦法吧”陳雨娟也插了一句。

“這狹小的河面算了什麼，會游泳的同志跟我來”林光一說着沖向前欲走向岸。

“唉！你過去了，還有我們和馬，馬車上的東西怎麼辦？”劉明大夫緊插了一句把光一同志給吓住，他的步伐再也不敢向前移動了。

“老大爷，你借给我们渔船行不行？”王志强急问之。

“那小小的渔船怎么能把你们这些人马带过河去呢？重得沉不了也会被急流翻个筋斗囉！”老渔夫想了想又说。

“同志，如果你们不太急赶路的话，就在我这儿歇一夜，即使你们过了河还得走50里路程，”老渔夫的话并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李一芳手牵着小陈相对一下皱眉不展的额面，而郭有理转向那孤伶伶农舍瞥了一眼，然后对队长说：“那么小的屋子怎么能容纳得下，我看还是让我们几个游过去再想办法吧！”

“难道也请马去游泳吗？”刘明摆一下双手说着。

兆队长听了各方面意见沉入思考，不时向对岸望了望，不时又背着双手踱来踱去，当他听到刘明的话之后突然站住，握着拳头有力地胸前一劈说着“同志们，露营！”

人们吱吱喳喳地活跃起来，老渔夫高兴地用手摸着鬍子，

“张文旦，林光一你们两个立即把马车上东西卸下来”队长在分配任务。

“是！”张、林异口同声回答，

“老陆和老郑你们准备架帐篷，”

“是，立刻照办。”

“同志们，先到屋里歇吧！”渔夫说着

“谢谢，老大爷”大家回答。

小陈和李一芳各在小玲一旁牵着她走在前面，小玲探着脑袋向周围二位陌生的姨姨望了望说：“姨姨，你们是不是来捉鱼的呀！”

“噢，小妹妹不是的。”李一芳回答之，

“那是干什么来的？”小玲突出嘴喃喃说着。

“我们是到布察拉村去看病的”小陈接着说。小玲蹲下来把二位姑娘的手拉下来摇着头“嗡嗡姨姨我的肚子痛你给我治病！”小玲说。

陈丽娟也蹲下来以紧张神色手扶着小玲并且说：

“怎么啦！小妹妹”李一芳正要后转叫喊……

嘻嘻“姨姨我的病好了”小玲逗笑地说，并且站起来拖着她俩向前跑，小陈和李一芳看了看小玲又对现一下脸孔放声大笑起来……

老大爷领着兆之良、吴教授等步向小屋。

七

漁夫家。

矮小的土房子，屋外間七零八落地堆積了撲魚家具，有一個爐灶和一張方桌子其油垢厚得似柏油，靠內側有火牆即為內間取暖用的。

畫面轉向內屋，一切陳設都是簡陋的……

老漁夫領着兆隊長、吳教授等越了門檻，高個子的兆隊長和吳教授，都不得不低了頭入門，跟着全部進來把屋裏塞得滿滿。

“同志們，請坐。”漁夫忙說着，兆隊長託吳教授坐在板凳上。

李一芳和陳麗娟幫小玲燒火。

“小玲趕快端水壺來。”漁夫在叫喊。

“爷爷，我去提水立即回來燒，”小玲清晰的嗓門引住人們的視線。

“同志，你們是去布察拉村嗎？”老漁夫提問。

“是的”兆隊長回答。

“唉！你們來的不是時候”漁夫搖頭連嘆幾口氣。

“老大爺，為什麼呢？”吳教授忙問他，其他人都向漁夫注目。

“布察拉村就是我的故鄉，每年到這個時節有一種‘傳染病’流行若是得了病了就難得活幾個下來”老漁夫說着心情越加沉重。

“老大爺，難道以往就沒醫生來替你們醫病嗎？”兆隊長追問下去。

“唉！……”老大爺沉重地追述過去悲慘的遭遇……

畫面轉向回憶的特寫。

（化上）字樣：1947年某夜。

國民黨匪軍在布察拉村抓壯丁。到處是鴉犬叫聲……（由遠而近）二個國民黨士兵在急敲老漁夫的門，兒媳婦正急搖他丈夫的身體令其起床，而他的丈夫仍處於熟睡中……

“碰！……碰！……”打開了門槍桿指向他們夫婦倆，一士兵把其妻猛拉一邊“媽的……”罵了一句。另一個匪兵抓住他的丈夫綁走了。其妻與士兵掙扎了一陣而被一匪兵用槍桿一擋倒在地上。

片刻老漁夫進來把兒媳婦扶起，瞪着憤怒的眼睛淚汪汪，犬叫聲漸漸遠……

次日漁夫的兒媳婦剛由地裏回來，又忙着給小玲喂乳，轉過來就看了看缸裏的麥面團似的東西（即米送呼呼）扒嚼了幾口，接着做飯，提

水……等家务活忙了一陣，第三日就病倒了……

老漁夫在一个木柜里掏出了一个小皮盒，取出了一張契約小心地放于怀里，向他儿媳妇瞥了一眼向門外走。

画面轉向地主家。

老漁夫緩慢迈步上客堂……

“老头子，你干什么的”，一个身材細长的佣人在喊着，

“噢，我找你老爷有事商量呀！”老漁夫回答。

老漁夫站立一边在思索着，佣人进去……

片刻，地主出来，手抱着一个水烟斗，显出一付阴險的臉孔对老漁夫說：“老头子，有什么事你說吧！”

“老爷，我的媳妇病重，得去伊宁市救治去，求老爷行个好先借給50万元錢”老漁夫說着，地主給翻了白眼，漁夫忙着从怀里掏出一張契約遞給他，地主看了看又傳給管家。

“好，过了押期这二亩地就属于我的了”地主說着，老漁夫忍受着内心痛苦，点着头，带着沉重步伐，走向客堂……

怨河边河水奔腾，一輛破旧馬車向桥走去……

在伊宁市某医院門診部，停下来。把病人送至診斷室。有一个天門禿头的医生給檢查，放下听診器之后轉过身来，对老漁夫說：“老头子，这是布察拉病，需要住院治疗，有錢嗎？”老漁夫赶快伸进怀里掏出50万元鈔票放于桌上。

“多少錢？”禿头医生瞟了一眼桌上的錢問漁夫，

“50万元”老漁夫回答。

“不行，得200万元哪！”禿头医生走向窗戶边二手指插起来地說着。

“医官，行个好你先給治治吧，錢我以后一定得补足够呀，”老漁夫在恳求着。

“不行。对不起把病人抬出去”禿头医生說完走他处去，漁夫两只眼眶吊着淚珠，凝神呆立……

“快把病人抬出去！”出来另一个穿白衣的人在喊着。老漁夫措着儿媳妇被赶了出来……

画面轉向公墓山丘，烏云籠罩着整个天空，烏鴉成羣从头顶掠过，

“呀呀……呀呀……”

有一个小娃娃在一个墓边哭叫“媽媽……媽媽……”老漁夫吃力地彎下腰牽着小玲抱着悲痛而沉重步伐离开这里……（化下）

画面轉向漁夫家里。

这时只能听出水壺沸騰声。老漁夫眼淚仍然流个不停……

“我当时就帶小玲背井离乡来到这里落戶以捕魚渡殘年”。

李一芳、陈丽娟都用自己的手帕拭着臉上的淚珠……

“老大爺，別难过，这都是旧社会給我們带来的災难，这样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兆队长激动地說。

“老大爺，这次我們来布察拉村就是要消灭布察拉病的”吳教授接着說。

“兆队长一切都安置好了，”陆、郑二人向队长报告。

“好！”兆队长說。

“老大爺，你休息吧！我們到帳篷看看去”兆队长說着起了身向老大爺告別并領着大家出屋子，老大爺也跟隨着大家出門檻。

寒風微微吹动着划破了平靜的河面，星星布滿了天空，微弱的月光与河面波动交織閃爍出熒光。

两个青年人在帳篷外架着火，不时射出火舌。帳篷里点着烛火，微风吹动火焰晃个不停。

兆队长看了看帳篷内外感到滿意，轉过身子說：“吳教授你就在这儿休息吧！”老漁夫看了同志們露宿情景躊躇了一陣欲对兆队长談話。

“老大爺，这样吧，这两位姑娘就跟你小玲作伴一夜行嗎？”兆队长說着。

“那还有說的，来吧姑娘！”老漁夫兴奋地轉向姑娘說。

“兆队长，我們可以在外边睡的。”小陈和李一芳同声的祈求之。

“就这样决定，快跟老大爺去吧。”兆之良把她们打发走了。

陈丽娟和李一芳跟着老漁夫，老漁夫不时摸着鬍子，有时指手划脚地講着什么給二个姑娘听。

張文旦和林光一二个在哼着歌子。吳教授在微弱烛光下翻閱他的雜誌，老郑和老郭已經鑽进被窩閉着眼不知睡了沒有。

兆队长和王志强刘明等在談論着今天老大爺所供的材料和綫索。

“在他回忆里只告诉我们‘布察拉病’到底都有那些症状还是搞不清楚的。”刘大夫这样说。

“难道他的儿媳妇就是‘布察拉病’吗，不可能误诊！”王志强带有疑问道。

“是的，我们对于这个病例就得进一步调查和细致了解一定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材料。”兆队长肯定地说着。

八

次晨黎明。

队伍整装好，待出发。老渔夫忙着拦住兆队长说：

“没有别的请你嚼几块鲜鱼吧！”

“姨姨，我不让你走。”小玲牵着陈丽娟的手说着，

“好妹妹，等姨姨工作完了再来看你，嗯，”陈丽娟对小玲说。

“老大爷，够麻烦你老人家了”兆队长说后，队员们都以感激目光对老渔夫表示谢意。

老渔夫沉思着……

“老大爷，再见！”大家先后发出这样告辞。

“不行！我给你们带路”说着就面对他孙女儿嘟囔了几句。

“啃——，啖——，啖——，”老渔夫抽着马鞭。

“老大爷，你……”兆队长感激地说着。

“嗨，错不了！”老渔夫打断了他的话。

马车向前飞奔……

九

布察拉村。

碧绿的江水流穿了肥沃的原野，远处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环抱着整个大地。

画面转向一个村政府。

在破旧庙堂的大厅——就是村政府的“礼堂”了，挤满男女老少人羣，有的在小桌子上写着什么，有的抽卷烟和烟斗，有的在打瞌睡。

一个老汉在发言：

“互助变工好处虽多，我看哪！命还是要紧。过了这六月病魔关再說吧！”說后緩慢地坐在原來的位子。

田果山和他的老伴牟大娘坐在中間过道旁，田果山听了之後正想要站起来說二句，而被牟大娘拉了一下衣襟并且給他翻了个白眼。

“世世代代，都沒有什么互助、变工組咱也一样干活！”另一个手里抱着煙斗的壯年插了一句，田果山再也忍不住了站了起来說：

“共产党領導咱們窮人減租反霸，打垮了地主翻了身，难道都忘了嗎？鬧互助变工，人多力量大发展生产嘛，給咱报上……”

“不行！我得回去卜个卦再說。牟大娘瞪着二只眼睛在喊叫引起了会场一時騷动。远处有馬蹄声漸近……”

“老乡們，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們必須組織互助組，当然让你们考慮好自願报名参加……”

“报告，县委来了一分通知。”一个通訊員打断村长的講話，递了通知卡后立即回轉，馬蹄声漸远……

村长忙着打开通知书看，（銀幕漸出現字样）

“苏长波同志：近日有中央派来的疾病防疫队到达你村进行工作，希大力协助为荷。”

中共日新县委50年5月10日

“同志們，老乡們，中央派来专家和大夫調查以及消灭我們的“布察拉病”我們要以实际行动感謝毛主席的关怀。”村长的講話在热烈掌声中結束。

散会后，三三两两人羣暢談这件新聞……

一个手里抱着小孩，身穿短馬褂的中年妇女，就擠着推着，搶到人羣中間的桌前对村长說：“村长，毛主席派来医生什么时候到，唉！这回总算有了指望，阿里的爺那多年的老病，得先給他治呀！”

“村长，我的孩子已經咳嗽好几天了…”一个青年妇女插了一句。

“好了，你們先回去吧，等专家来了总会给你们解决的。”村长搶着說：田果山猛抽着斗烟，步出庙堂，其后跟着他的矮肥老伴，她搶了二步用手抓了一下田老汉的手臂說：

“唉，中央派來什么专監和士第夫是不是……”

“嗨！人家是看病的专家和医生！”田老汉抖一下被牽的手臂說

着。

“阿彌陀佛！”牟大娘合了双掌做了一个佛拜說着……。

十

仁慈診所。

在不大的舖面門前其右側掛了一個牌子——仁慈診所。

屋內一般陳設較為簡陋。有一個藥櫃擺于左後側，白色的屏風擺于右前側，一張被白布單罩着的桌子，上面擺了一些醫學書籍，血壓計和體溫浸泡瓶等。

崔玉山正在穿着白大衣，其妻正忙着修飾東西……。

“玉山，聽說中央派來專家要住在咱村里看‘布察拉病’，崔妻邊扫地邊問道。

“他們大概對於‘布察拉病’感到興趣，而我的飯碗可保不住了”玉山垂頭喪氣地回答之。

“人家來看病，可不是跟你爭奪飯碗呀！”崔妻給他瞟了一眼說着。

“唉！你還不懂！”崔玉山說着欲轉身進內間。

“崔醫生，崔醫生！”王大娘一跨進門檻就在喊叫，崔玉山猛轉過身子來。

“噢，王大娘，怎麼啦！”崔醫生說着伸手擺一下託坐的手勢。

“咳嗽，頭痛已有二天了”王大娘說着又連着咳了幾聲，崔醫生拿起听診器給王大娘檢查，其後，邊寫處方邊說：

“王大娘，在這個季節得注意森林腦炎囉！”王大娘以恐怖的視神盯着崔醫生的一切動作，崔醫生站起來後轉于藥櫃前，忙着取藥，王大娘仍然一聲不吭。

崔醫生把藥水和片劑均包裝好放于王大娘面前，搓了搓兩手，裂着嘴說：

“吃完了藥，再來看吧！”

“多少錢？”王大娘遲鈍地回答。

“老顧客嘛，就算五萬元好了”崔醫生說着。王大娘忙着從懷里掏出人民幣放于桌上，接着拿了藥，裝進懷里站了起來“謝謝崔醫生？”

“不用客气，王大娘再待会吧！”崔大夫说着。王大娘说“不了”点了点头转身步出门外……

崔妻从后间出来，手还擦着拭布说：“玉山，该吃早饭了”

崔玉山摊开两手有力的作了二下伸屈动作还打个“呵欠”并没有听见崔妻说话。

“唉！听见没有”崔妻斜着眼说着。

“一清早就捞一笔油水，怎么样？”崔医生拿起桌上的人民币向崔妻晃了一下。

“……”崔妻瞟了他一眼进去。崔医生把钱装入口袋高兴地唱起小调来。

“恼恨那——吕子秋，为官不正……”

十一

一个农家。

画面出现是小的观音菩萨庵，其下跪着一个老太婆（即牟大娘）正在叩头……屋外间，田果山正在抽斗烟，田女儿翠英在炉灶前忙着什么。牟大娘叩三次之后转过头来露出难看的面目喊叫：“翠英！给我烧个香”。

“嗯”翠英无力地回答，她放下手里的傢俱正要去取香……

“翠英，时候不早，快跟我下地干活去！”果山的语气重而有力。正在叩头的牟大娘听见了要她女儿下地干活，立即站了起来，冲到外间来，站在果山面前，双手插着腰说：“这是什么时候，嗯！每年在这个季节病神都在到处找人，你这个老骨头不怕被魔鬼拖去，我的女儿可那儿都不能去！”

“你迷信到地里活都不让人家干，太不象话了”果山说着。

“得了病该怎么办呢？”牟大娘跨一步说了一句。

“我们才不会得病，而是你迷信信鬼的人”果山气愤地说。牟大娘立即合了一下手掌作了个佛拜说：“阿弥陀佛，有如来佛保佑我，永远不会得病”翠英站立那不动，一句话没有说，看了她妈作了佛拜时她翻了个白眼表示不满。

“翠英——翠英——”，画面外的叫声。翠英听着有熟悉的声音，立即向门口走，刚好，冯大义已经走到她家门口，二个人面对面站立着，

翠英問道：

“大義哥，找我什么事？”

“太陽都掛到一竿高了還不上工去！”大義努着嘴說着。翠英轉過頭向屋內看了一眼說：“我媽不讓我下地……”

“那你就屈服了嗎？”大義很快搶了一句，正在這時田果山手提農具衝出門口看見他們說“走！”大義牽着翠英的手往前跑……

翠英——翠英——，” 牟大娘邊叫邊走近門口，她心里焦急，瞪着雙眼，面部肌肉在抽搐着，又急忙回到小觀音庵下叩頭唸經……

十二

村外景

“哐哐——，哐哐——，” 鳴鑼聲由遠而近……

婦女們手牽着孩子，懷里抱着寶貝在拖累地走着，姑娘們手挽着手朝向村山崗合擁，翠英陪着她媽于后慢慢地走着……

“中央派專家來，這一下咱們村的幾十年老病要連根拔了” 翠英對她媽說。

“什麼專家不專家，‘布察拉病’ 這是因為幾百年前，我們錫伯族祖先在這裡開發荒地觸犯了天法，以後就給于‘布察拉病’ 責罰” 牟大娘邊走邊解說。

“媽——，這是迷信，” 翠英帶有逗笑說着。

在山崗上的村主席、崔醫生以及其他村里領導同志在等待着客人，一邊也在談論着什麼。

“這次除病根有了依靠，給春耕生產掃除障礙。” 馮大義興奮地說着。

“除病根？嗨，難說呀！” 一個老漢插了一句。

“村長！毛主席派來的頭等醫生在那兒？” 王大娘從後邊頂出來問道：

“王大娘，你別急呀，我們都等着他們來呀！” 村長回答。站在側旁的崔大夫皺着眉頭斜着向王大娘瞥了眼。

“瞧——” 馮大義突然發現遠處黑點而叫喊着。

畫面立即轉向馬車上。

馬車上的人們洋溢歡樂的氣氛……。

“唉呀！還有這樣好地方多麼象我們家鄉呀！”李一芳喜悅的說着。

“你以為邊疆除了戈壁、沙漠、冰雪再沒有別的嗎？”王志強帶有說教式的插了一句。

“看！老鄉們在歡迎我們呢！”小陳高興地叫聲。

馬車上的人們不約而同轉向前方，有的裂了嘴，有的眯了眼睛。

劉明看了看情景，自言自語：“多麼肥沃土地，而為什麼都還沒有播種呢？”

“可能是農民受疾病的威脅所產生恐怖心裏的結果”兆隊長插了一句。

車輪不斷地滾動着。老漁夫精神更為飽滿，成千男女老少湧向大路旁，村長、崔醫生、馮大義等衝向前……。

“老鄉們，毛主席派來的頭等醫生來了！”老漁夫在高興喊叫，並且就跳下車領先接着山崗的人們高喊着“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一片喧嘩吵叫聲填滿了整個空間。

兆隊長等從車上跳下來跨大步向前，老漁夫前面領路。

“老大爺，你也回來啦？”村長問道。

“路不好走，領他們來了！”說着轉過來對兆隊長又介紹說：

“這位是兆隊長，這位是村長。”

老漁夫回頭看見了吳教授又忙着給村長介紹。

“這位是中央來的專家，”說後村長與吳教授熱烈握手。正在這時候年青農民們在馮大義帶領下搶着給調查隊卸東西……

十三

村政府辦公室。

辦公室的里屋，除了一張方桌和板凳外，于東邊靠牆鋪一張床，被褥是整潔的。吳教授正在床底下的小皮箱里找一本書，兆隊長在方桌上寫着什麼，片刻，他抬起頭來對着吳教授說“根據現有材料你認為……”

“目前的零星材料，不能提供什麼可靠線索啊！”教授說着站立起來，並且走了過來于兆隊長右側坐下。